

麦林推理



时晨
◎
著

罪之断章

ZUI ZHI DUAN ZHANG

你以为自己看清了事件的全貌，
其实，那只是“断章”而已……
怎样绝望的念想，才会激起人的杀意？

名侦探肖晨系列第一弹！
作者向逻辑之神埃勒里·奎因致敬之作！

广西人民出版社

时晨
◎ 著



罪之断章

ZUI ZHI DUAN ZHA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罪之断章 / 时晨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19-07305-6

I. ①罪… II. ①时…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787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王晓雪
责任校对 钟丽丽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305-6/I·1353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 楔子
004 / 第一章 应用逻辑学
016 / 第二章 教授之死
031 / 第三章 低危抑郁症
049 / 第四章 初步推论
073 / 第五章 死前留言讲演
090 / 第六章 生日会
108 / 第七章 密室杀人事件
125 / 第八章 案情讨论
139 / 第九章 入室抢劫杀人案
156 / 第十章 六项条件
171 / 第十一章 杀人之光
184 / 第十二章 审讯
198 / 第十三章 表白
210 / 第十四章 肖晨的解答
229 / 第十五章 善与恶

[楔子]

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他安静地坐在角落里，低头看书，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被他冻结。你若站在他的身边，定会感觉到一股寒意。这种冰冷刺骨的感觉，是用文字无法准确表达的，也许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我走近他，徘徊在书架边，假装挑书，实则一直观察着他。这点他当然没有察觉出来。这个男孩脸色苍白，像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一样。

可能是低着头的关系，他额前的刘海遮住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起来更加神秘，浑身散发着一股忧郁的气质。我承认，他身上这种独特的气质吸引了我，使我一直观察着他。

如果你让我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他，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白色。

是的，白色。冰冷而又圣洁。

假使你看了我的介绍，然后想认识这个人，我奉劝你还是放弃吧。和他接触，就好比不戴手套握着冰块，你会被冻伤的。

而这一切，都是我从他身边的同学那里打听来的。

每当我向他们问起这个男孩的事，他们总是用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仿佛在说：老师，你这么关注他干吗？我总是笑笑，并告诉他们，这是个秘密，或许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有些人能完成一些旁人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我称之为“天赋”。

而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能在学校里发现他，并注意到他，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今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端坐在桌前看书。他手里捧着的，是一本崭新的高木彬光写的《鬼面谋杀案》。这么看来，他对侦探小说很有兴趣。除此以外，他手边还堆积着不少砖头书。

可能是我一直盯着他看的缘故，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就这么对视，可能是一秒，或者是几分钟，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他的眼神，像是一把利刃一样朝我逼来，仿佛有可以穿透一切的力量。我假装很自然地把头别了过去，躲过他那锐利的目光。

并不是我不敢与他对视，而是另有原因……

但是，虽然我躲开了他的目光，可他那双眼睛，却让我永远记得。那双漆黑的眼睛，仿佛只属于地狱，不属于这个世界。

特别是他的眼神，我从中看出了孤独。

注意，不是孤傲，而是孤独。

孤独的灵魂总是可悲的，就像他这样。做什么总是一个人，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图书馆安静地看书。而图书馆的窗外，充满青春气息的大学生们正在篮球场上拼抢，那才是激情洋溢的大学生活。

所以我想说，他与这个世界，显得格格不入。

“你叫什么名字？”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他跟前，问道。

对于我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突兀的搭讪，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表情镇定。

他没有理会我，而是继续低头看书，把我看做是一个透明人。不过，这都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在意。

因为，这个孤僻的男孩，正是我需要的那个人。

[第一章 应用逻辑学]

虽然已经十月中旬了，但天气依旧闷热难耐，特别是在中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的马路边上，钟旭将外套脱下拿在手里，沿着大马路往前走。按理说，他今天休假，应该舒服地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看新买的推理小说。可自己毕竟刚从警校毕业不久，还在实习，上司拜托的事儿总不能推辞，有苦也只能放在心里。

进入校园，右手边有六个并排的篮球场，不少大学生正在球场上挥洒汗水，欢呼声此起彼伏。与之相比，位于篮球场前的排球场则冷清多了，只有一些看似排球社的女学生正在练习发球和拦网。钟旭看着正在球场上激烈拼抢的大学生，不禁想起了从前的自己。在学校里担任校足球队队长的他，任意球非常出色，可惜在大二一次与 T 大学的比赛中，被对方后卫铲倒，从此膝盖受了严重的伤。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第二天就退出了足球队。

想到这里，钟旭苦笑着摇了摇头，将左手插进口袋里，继续

往前走。

过了理科图书馆，他沿着综合办公楼漫走。这个学校他从前来过几次，所以该往哪儿走心里很清楚，不至于迷路。他又低头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两点多，陈教授应该还在上课吧。钟旭决定先去教室里看看，于是便迈开步子，走进了位于综合办公楼对面的第一教学楼。

阶梯教室在一楼，在这个不算宽敞的教室里，只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学生。从这点来看，选修陈教授这门课程的人并不算多。钟旭在最后一排靠近窗口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同学看见了他，但一会儿又被陈教授的讲课内容吸引了过去。钟旭换了个舒服的坐姿，面带微笑地看着正在授课的那位教授。站在讲台上的男人五十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苍老了许多。他的名字叫做陈志宏，F 大学数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数理逻辑学教学研究。如果不说，恐怕许多人都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会是 S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顾问，并且曾协助警方破获过多起大案。

陈教授上的这门课很有意思，叫做“应用逻辑学”。和其他教授的教学方式不同，陈教授经常在课堂上举一些实际案件作为例子，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讲，所以很受部分学生的欢迎。可逻辑这门学问对普通人来说，的确有些枯燥乏味，所以感兴趣的人不多，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也较少。

因为来上这门课的基本上是侦探推理小说迷，比如 F 大学推理研究社的成员就都选择了陈教授的这门逻辑课。陈志宏教授在 F 大学威名远播，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侦探”。

虽然这门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将枯燥的逻辑学灵活运用

到生活中，但大家都抱着来学习侦探知识的态度，认为这是一门教学生如何破案的课程。会让大家产生这样的误解，和前段时间陈教授出的那本书不无关系。那是一本名为《杀人·逻辑学》的书，里边的内容几乎都是陈教授参与办理的几起较有名的杀人案侦破过程中的逻辑推理过程，内容精彩程度丝毫不比推理小说差。书中还详细列举了许多刑侦技巧和推理分析方法，都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初衷只是供刑侦人员内部学习交流，谁知一不小心竟成了畅销书，这让陈教授也变成了所谓的学术明星，甚至有许多电视台邀请他上节目表演一下“推理绝技”。不过都被他婉拒了，他认为教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好好做学问，上电视这种事，还是让电影明星去做吧。

“……我们在使用三段论推理的时候，需要构建的小前提是观察阶段所搜集到的基本证据，在这些基本证据的基础上，根据警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提供一个共性的大前提。比如，根据现场勘察的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是自带凶器杀的人。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断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事件。这个推理依据的大前提就是，凡是自带凶器的杀人都是有预谋的。”

陈教授的皮肤有些黝黑，可能是经常在外奔走的关系，银灰色的头发往后梳，露出了又高又宽的额头和一双闪闪发亮的眸子。眼睛下方的鹰钩鼻，让陈教授的面容看上去多了几分严谨和锐气。他讲课的声音张弛有度，作为听众的钟旭很乐意继续听他讲下去。

“大家注意，三段论的前提必须真实，这是保证结论为真的必要条件。三段论作为典型的演绎推理，它的必然性依赖于推理形式的正确性，而形式的正确性是靠推理规则来保证的，如果推理违反规则，就不能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从而做出许多荒谬的

推理。”

“荒谬的推理?”不知是哪位同学问了一句。

“是的，荒谬的推理。”陈教授应道，“同学们都喜欢看推理小说吧，我就拿英国推理作家安东尼·柏克莱的推理小说《毒巧克力命案》来举个例子。书中的布雷迪先生设置了凶手必须符合的十二项条件，并声称每四十七亿九千零五十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八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可能同时符合这十二项条件。可笑的是，这个符合所有条件的凶手竟然是布雷迪先生自己。”

“教授您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盲目迷信逻辑推理的结论?”又有人问。

陈教授笑着摇了摇头，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逻辑推理不牢靠，世界上没有比逻辑推理更可靠的事物了。问题出在布雷迪先生自己设置的参数上。所以我说，前提的真实是结论真实的必要条件。侦查实践中，大前提是警察经验或侦查实践的理论概括，小前提则是对现场证据的鉴定或者走访调查的结论性判断。因此，三段论推理的结论真实性依赖于对前提的可信度，如果大小前提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断定，那么，结论必然真实可靠。比方说，根据被害人右腹部被刀刺伤这个前提，来推理凶手是个左撇子，这个前提明显不严谨。你必须先证明犯罪嫌疑人是正面对被害人，在左右手都可以活动的前提下刺杀被害人的情况下，才可定义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个左撇子，注意，也只是很可能而已。”

陈教授说着，目光环顾了一下教室里坐着的学生们。

“所以说，如果在前提不正确的情况下贸然进行逻辑推理，特别是对刑事案件，从而影响了案件的侦破进度和犯罪嫌疑人的身

份认定，就不能称为合格的逻辑推理。你们之中或许有人以后会成为法官、检察官或者警察，你们所做的推理结论很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权利、自由，甚至宝贵的生命。这不是说笑，所以对待犯罪的态度一定要严谨缜密，切不可率性而为。大家记住了吗？”

学生们都在点头。

为了调节教室里紧张的气氛，陈教授又加了一句，“再比如，在座的女同学将来结婚后，单单根据丈夫衬衫上的口红印就推理他有外遇，这也是会造成很大误会的。”

讲台下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逻辑学真难啊。”有同学在下面抱怨。

陈教授笑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学科，因为它所处理的是纯粹抽象的东西。但是，我们又可以这么理解，逻辑学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学科，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即我们自己的思维。学校开这门课，就是想让同学们能够将逻辑学运用到生活和学习中。”

“教授，你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吗？”一个满脸痘痘的女生提问道。

“我非常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也很认同福尔摩斯先生的推理方法，但他的演绎法在故事中有些神化了。我不能根据你的连衣裙来推理出你今天早上听了什么音乐，这太理想化，不确定因素太多。其实说穿了，演绎推理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就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任何人只要下点工夫都可以掌握这门技术……”

陈教授讲课很有意思，讲台下的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是英国一位犯罪心理学家保罗·布

里顿写的，书名叫做《辨读凶手》。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同学问过我的一个问题，问我对犯罪心理画像怎么看。我在这里回答大家，也许因为专业不同，我的方法与那些犯罪画像师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方说，我在乎物理层面上的不可能多过心理层面上的。‘他不会这么做’和‘他无法这么做’是有很区别的。也许等哪一天，我在犯罪现场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时，会求助于犯罪画像师，不过这种事情我直到现在也没遇到过。”

教室里响起一片笑声，大家都被陈教授的腔调逗乐了，坐在后排的钟旭也跟学生一起笑。

“法国犯罪学家埃德蒙德·洛卡尔曾说过一句话，‘每次接触都会留下痕迹。’是的，无论以后你们遇到什么样的案件，不可思议也好，科学无法解释也罢，你们都要记住，你们手中的武器‘逻辑’是可以战胜一切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犯罪。记住，每次接触都会留下痕迹，即便凶手将原先的痕迹擦拭掉，他也会因此留下更大的痕迹。只要利用回溯推理，便可以推断出凶手消灭的痕迹，让凶手无处遁形。”

话音刚落，讲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掌声。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陈教授伸出双手，掌心往下压了压，“离下课时间还有几分钟，最后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千万不要利用在学校里所学的分析方法实施犯罪，不然……”陈教授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可接下去的话没有说出口。

但即使他没有说出口，钟旭也知道陈教授的意思，相信在座的同学们也明白。这使钟旭对他的敬佩之情又多了几分。本来，一个大学教授无偿协助公安机关破案本身就是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再加上凡是陈教授参与的案子，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破案率可

谓百分之百。有不少新闻媒体称他为“中国的福尔摩斯”，这在钟旭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好吧，下课。”陈教授说。

等学生们都陆续离开了教室后，陈教授才发现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钟旭。

“这不是小钟同志嘛，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陈教授满面春风地朝钟旭走去，和他握了握手，“你怎么坐在最后一排啊，还不吱声，我都不知道你来了。徐队长身体可好？这次你来找我，不会又有什么案子吧？”

钟旭笑道：“不不不，教授您误会了，这次来真的不是因为案子的事儿。就是徐队长说，上次那件案子多亏有您的帮助才得以解决，特地吩咐我来谢谢您呢。正好我今天休假，就顺道过来看看。”徐建国是S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大队长，和陈教授私交甚好。徐队长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可以说与陈教授给出的参考意见有很大关系。

陈教授建议道：“这个徐建国啊，这么多年的老朋友，还跟我客气。走，去我办公室聊。”

沿着原路返回，钟旭紧跟着陈教授走进了综合办公楼。陈教授的办公室在一楼的右边，103室。这是个并不宽敞的办公室，但毕竟是个人办公室，如此看来，F大学给陈教授的待遇还算不错。

进办公室后，陈教授拉开抽屉找了半天，才从里面拿出最后一个纸杯，给钟旭泡了一杯红茶。他自己则坐在转椅上，喝着杯子里的龙井茶。钟旭看着眼前的陈教授，怎么也不能把他和“神探”这两个字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陈教授和清晨公园里锻炼身

体的普通老伯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他长得有点像福尔摩斯。

陈教授先开口说道：“小钟，你觉得我课讲得怎么样？算什么水平？别客气，不好的地方尽管批评。毕竟你是办案子的警察，我只是个教师，很多方面还得向你请教呢。”

钟旭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听教授的课，真是受益匪浅。教授您办案的那会儿，恐怕我还在看动画片吧，论资历您比我深多了，我怎么敢批评您，别损我了。”他知道，眼前这个老头，可是运用逻辑学协助警方破获过多起犯罪案件，具有丰富的犯罪侦查实践经验的公安局刑侦总队的顾问，自己只是个实习警察，陈教授这么说只是给自己面子罢了。

陈教授的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那你给我点建议，总可以吧？”

“建议说不上，就说说我的感觉吧。我进教室的那会儿，就快下课了，我并没有听到您前面说些什么。不过我很认同您的那个观点——逻辑推理可以证明一切。”钟旭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讨好陈教授，而是在上个月，他在亲自参与的一起杀人事件中，目睹了陈教授的推理能力。

上个月的十五号，在S市的某个小区里，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死者王某，女性，三十二周岁，安徽淮南人。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是在家中自缢而死。发现者是她的丈夫李某，也是安徽淮南人，今年三十五周岁，在一家钢铁厂工作。根据李某的说法，他于当晚十一点左右下班回家，并且在水果店买了一袋葡萄和一袋橘子，到家后，发现卧室门从内反锁，无论怎么叫喊，妻子都不开门。无奈之下，他破门而入，发现房间里的妻子已然上吊自杀了。

从现场勘察情况来看，确实是符合李某的叙述。根据尸体呈

现出的窒息征象，可以认定王某死于机械性窒息。王某的颈部被绳索挤压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沟，在法医学上，这条沟被我们称为“缢沟”。警方发现在这条缢沟边缘有明显的表皮擦伤，缢处还见有明显的皮下出血。毫无疑问，王某颈部的缢沟是生前形成的，缢沟处的皮下出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如果这条缢沟是死后才形成的，那么由于人体死后全身的血液循环停止了运动，即使皮下血管受到了外力挤压而发生了破裂，也不会出现皮下出血的情况。

钟旭仔细检查了尸体其他部位是否有受暴力的痕迹。一般来说，一个成年人被他人缢死而又无身体其他部位的损害，是不可能的。在尸体的头部、躯干部位及四肢上，钟旭都没找到暴力损伤的痕迹，也没有发现抵抗伤。死者的体表一点儿抵抗伤都没有，说明她生前确实没有经历过搏斗的过程。这让警方更加确信，这是一起自杀案无疑。

可随行的陈教授却不这么认为，他首先问了被害人丈夫李某这样一句话：“你说你打开家门后，在卧室门口敲了一阵子门，然后才破门而入的。那么为什么，那两大袋水果会放在卧室里呢？如果你是拿着两袋水果敲门的，那你绝对空不出手来敲门，必须放下水果。但是如果你放下水果再破门而入的话，看见屋内妻子被缢死的这个状况，还会再将水果拿进屋里吗？”

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警员的注意。显然，进入卧室后再将原本放置在客厅的水果袋拿进卧室，是不符合逻辑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水果一开始就在卧室内。如果水果一直在卧室里，那么，李某很有可能将现场布置成自杀现场。

就在这个时候，陈教授又说出了第二个疑点。死者住在一楼，

卧室的窗户在靠近花坛的地方。如果李某敲门没有响应，那最简单的方法是绕到屋子后门的花坛，从窗户看看卧室里发生了什么。况且卧室的窗户没有锁，可以从那里进入，绝对比撞开房门来得快。李某没有去看卧室的窗户，直接破门，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李某一开始就知道妻子被缢死了。

李某死不承认，说是敲门敲了好久，断定妻子出事才撞门的。陈教授又说：“你十一点到家，十一点十分就报案了。难道十分钟就是‘好久’吗？就可以断定你妻子出意外了？”根据陈教授所说，警方将王某的尸体带回局里检验，发现被害人胃里有少许安眠药残留。面对证据，李某供认了犯罪过程，并解释了自己的杀人动机和伪装成自杀现场的过程。

在这之后，钟旭便对陈教授刮目相看了。如果换做自己，当时会不会发现细微的线索呢，他不停地问自己。答案是否定的，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合逻辑的行为，倘若不是陈教授，这个案子很可能就以自杀结案了。

“不能放过细节。”陈教授对钟旭说，“小钟，这是我多年以来的经验。任何不合理的细节，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福尔摩斯那套东西，还没有过时，逻辑推理永远不会过时。即使现在的科技水平再高，办案过程中也还是要注意那些不合理的事物。就算是少了一支铅笔，多了一张白纸，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是，我一定注意。”钟旭连忙点头允诺。

“就拿上个星期的案子来说吧，警方认定死者是夜晚在平台上找东西，然后失足掉下大楼摔死的，是吗？这个案子，是我从报纸上看来的。”

钟旭想起了那起案件，确实是以失足坠落造成的意外来结案